





黑韃事略

東方學會印

黑韃事略

永嘉徐霆

黑韃之國

即北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

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皇帝今者

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

解立爲僞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

曰合刺直

其相四人曰按只

解黑韃人有謀而能斷

曰移刺楚材

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

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或

稱將軍

共理漢事曰鎮海

同

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爲相粘合重山隨屈朮僞太子南

侵次年屈朮死按只

解

代之粘合重山復爲之助移刺及鎮

海自號爲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

相之稱只稱之曰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

文書耳

其地出居庸

燕之西北百餘里

則漸高漸闊出沙井

天山縣八十里

則四望平曠荒蕪

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

如驚蛰無雷

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

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

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橐駝胡羊則毛毼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

有雙峯者有孤峯者有無峯者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

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

即毼帳

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轡主徙帳以從校獵

凡僞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駝以挽其車車上空可坐可臥

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

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

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僞扈衛及

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

偽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

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遷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製卽是草地中大氈帳上下用氈爲衣中間用柳編爲窗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闕與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胡牀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勾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爲骨正如南方罍厖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韃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斃曰黃鼠曰頑羊其骨可

爲杓曰黃羊其屑黃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之魚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爲常

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鬻而先

食然後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利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勺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纔飲訖勺而酬甲甲又序勺以飲丙丁謂之換醖本以防毒後習以爲常

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灤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於雪其狀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鹹其草宜馬

其爨草炭

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爲心羊脂以爲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爲坑插木以爲衣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兔置之制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攬擊焉

霆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氍亦頗以爲苦霆沿路所乘鋪馬大半翦去其駿扣之則曰以之爲索納之窩裏陀爲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氍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氍毹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霆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

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爲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着曾腰間密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綫橫在腰上謂之腰綫蓋欲馬上腰圍繫乘突出采豔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卽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
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
相卽是楚材輩自稱爲中書相公若王楫則自稱曰銀青光
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爲揖左跪以爲拜

霆見其交抱卽是厮樓

其位置以中爲尊右次之左爲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

如子曰鼠
兒年之類

今用六甲輪流

大曰甲子年正月
一日或三十日

皆

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爲
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
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曆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移刺楚材
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
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髯極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

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爲進止

臚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

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卽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祇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吃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無封押以爲之防事無巨細須僞會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霆嘗考之祇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祇韃主自斷又却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爲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子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下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卽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爲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爲之事則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

其賦歛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犀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釐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同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之數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綱合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敷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孀爲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爲各地分釐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下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爲苦怒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黷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

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齊怡受舞
零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
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僞諸王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
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鎰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
四鎰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
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
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價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
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
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
只諸亡國之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入之地却遠遠卓望
纔有人築着急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會
諸國言語直是了得

其官稱或僭國主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

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考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爲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稱舊官王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斫地者遺火而熱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闕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潔軸毳簾而外者責其係韃主之頭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

而後返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驛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爲當然而不敢以爲功其相與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

解

解者不

好之謂

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

紵絲段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

殺則罰充八都魯軍

猶漢之
死土

或三次四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

沒其資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產畜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

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飈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馱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札

霆見韃靼耆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直尺闊一尺耆婆徑挾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暨青草始肥牡者四齒則扇故闊牡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鏗薄而怯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腳澁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水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刺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臙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臙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馬

多病也其牡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餘者多扇了所以無不强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騾馬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騾馬各自爲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疋爲羣隊只兩兀刺赤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後至若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鉄撾俯首駐足無或敢亂最爲整齊其騾馬羣每移刺馬一疋管騾馬五六十疋騾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摯而有別尤爲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鞚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鞚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受雨而不斷爛闊才踰一寸長不逮四摠故立馬轉身之順

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